

礼拜六上午

报告：张志刚弟兄：三源合流在教会牧养中的一点实践

祝健弟兄：就是谢谢志刚牧师在华人牧者团契这么多年，作为主要的创会的同工，一直地这样的守望，一直地这样的支持，一直地这样的参与，这是第一点。第二，在北美不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又不是创会牧师，谈何容易。特别是一个教会已经有这么多的需要，张力，甚至问题。今天上午的题目是：北美的教会。北美的教会是非常不容易的。能不能够走出一条路来，我看到张志刚牧师是一个爆炸性的，这一种的火热，而且是实践带出来的果效。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不少的牧者，对于我们的地方性教会，对于我们服侍，这样具体的牧养，建造，是个非常重大，而且艰难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今天上午我们会有许多人这样。但是谢谢志刚牧师这样六十二岁还能够承担这样的威力，爆炸力，火药味，并且有智慧。

王志勇弟兄：谢谢志刚牧师的分享。我觉得你像灵恩的源流，有很多的开放和鼓励，当然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在福音派的教义的注重上，甚至包括我们聚会所背景的，内在生命，或者属灵生命，属灵美德的操练上，在这些方面你是如何思想，如何把握起三源合流中神的那种平衡之美呢？这是我的一个讨教，谢谢。

张志刚弟兄：我想其实这么多源流都有好的。我的想法是说：神现在量给我多少，我现在做多少。神现在量给我可以做到这一步，我就做这一步。有很多东西是我所没有的。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我不想做，而是说我没有。我现在需要圣灵源流这方面的恩膏，也需要有好的内在生活，这样可以更好地带领教会。所以每次来到特会，我都会从众圣徒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也一样感受到这个会议带给我的祝福。我只能回答到这里。我还没有想很多。

蔡国文弟兄：感谢主！罗马书讲的，服侍是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的。

祝健弟兄：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论坛是很特别的，有事工性，思想性，牧养性，因为思想性的人和事工性的人跟牧养性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点是：一旦是真正在牧养的人，他的首要考虑是不一样的。他每天要见这些人，他每个星期要去服事这些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论坛是多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所谈到的，像今天上午谈妮所谈的三源合流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她从来不觉得这是个命题，她觉得她一生都是这样，

后来发现，哦，原来我们这个论坛不是讲到自己系统类的三源合流，是跨系统的，我们讲到华人教会更大的一个使命，更大的一个在神国的里面的一个给普世教会，甚至社会带来的祝福，是要来研发跨系统的三源合流，这个是不容易的。感谢神！

张志刚弟兄：我稍微讲一下。我这两天来开会，我也在整理。一个层次，我觉得祝健牧师讲的是对的，三源合流其实源头是从耶稣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实行起来三源合流最重要的。第二个，不管你多少的源流，大家都承认圣经的权威和真理，这也是我们最终可以走在一起的。第三个，如果你是一个三源合流的人，你才能真正来推进。所以这三个层次，我觉得我们要做到的，这样一来就通了。

周小安弟兄：我听到张志刚牧师分享，你是先通过敬拜把圣灵的元素引到你们的教会去。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另外你能够掌握这一个尺度，不要太快。像舞蹈，先暂时缓一缓，这也是很有智慧的。另外你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你在家里面招集小组长来你家里，来招待他们，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给你提两点建议。第一，你要想一想你对家里的小组长聚会，如何能够持续火热，不能热了一阵子它就给冷淡下来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以后能在祷告的事情上面特别加强。

张志刚牧师：我称之为“组长早茶”，在我第二个开拓的教会中，我曾经与长执同工之间的张力比较大，但小组长都是我的朋友。我走底层路线。我们组长早茶有三个内容：一是吃喝；二是交流，因为组长们彼此之间也很陌生。他们彼此需要交流，我提供他们平台；第三就是培训。我大概每次用三个小时来做这件事。一个月一次。

谈妮姐妹：我在这儿就想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我是台北出生，长大，在台北灵粮堂长大。我是属于老灵粮堂，在还没有发展之前的。那时我记得我在大学时，我们参加校园团契。那时我们有一些很愉快的经验。比方说台北灵粮堂，它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在教会管理方面，治理方面。我记得从我一个年轻女孩子的眼光来看，我们会觉得锡安堂的很会祷告，我们就跟锡安堂学祷告。然后聚会所出来的，那时叫作基督之家，他们很会读圣经，圣经背得很厉害。我们那时有些弟兄就跟他们学，就带大家一起背圣经。那么灵粮堂成人主日学很强。我们有一个长老教会叫和平长老教会。那礼拜天他们教会一批弟兄姐妹跑来，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因为当时我们有很多教授。我们有开放基督徒家庭。七零年末那时我们就开放基督徒家庭，他们会来上这些课。像这一类的，我就举这个例子。那么他们上完了课后，他们就回去参加他们自己的主日崇拜。灵粮堂也不会觉得不高兴：你们这些人怎么跑来用我们的资源。那时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是，我的解释，教会也可以像人一样它有不同的恩赐。每个教会有它的一个特长的地方，然后我们彼此互相学习，彼此互相鼓励。可是我来到北美以后，我发现教会之间帮助不是很强的。有的时候牧师很怕说你是

不是来抢我的羊，或是你来做什么事情，我们很难有彼此分享。昨天晚上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谈的时候，就是一个教会很难所有的都有。但是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常常说有些人，比方说比较注重圣经的，有些人比较注重圣灵，我不太喜欢用灵恩派，或者福音派，我觉得灵恩倾向也在福音派里面（比如说从洛桑会议的定义来讲）。那如果有灵恩倾向，他们有另外的聚会和教会的话，不一定要分裂，我们还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可以彼此激励，彼此学习。

报告：罗新宇弟兄：敢问路在何方？

祝健弟兄：这是我的反应。非常感谢神借着罗牧师可以看到在北美有很多的教会陷在这个瓶颈里面。这个题目叫“教会的路在何方？”。其实一半以上的北美的华人教会都在问这个问题。所以，感谢神借着这样一个个案可以来探讨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很多华人教会的借鉴。华夏教会一开始，十五年之前，我就是他们的顾问牧师。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那我想讲的就是说：昨天我们所讲的曼哈顿计划，其实罗牧师就在提出神学的更高点，我们的教会文化体制的更高点。我们虽然在基督的圣徒的里面，我们达成了一个一致，但是我们还是要解决思想的问题，体系的问题，认识的问题，实践的问题，这是非常重大的。我可以说是历史性的问题，可以带来整个普世华人教会历史性的突破。谢谢！

蔡国文弟兄：我先回应一下。我觉得华人牧者团契有一个使命，既然是牧者团契，要担负起这一些很孤单的牧者的遮盖。而且如果教会正在进入一个冲突期，要成为这些牧者的一个帮助和扶持。

祝健弟兄：我们华人牧者团契有一个规矩，谁提议谁负责。昨天迦南弟兄讲到要开始大学生的事工，那他就来负责。

蔡国文弟兄：我们现在一起为罗牧师祷告，先祷告一下。我请现任的主席，张志刚牧师来为他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

张志刚弟兄：我们在座位上举起我们的手。

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里面彼此连接。罗牧师教会所经历的其实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他所经历的孤单，难处，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主，你把我们连在一起。但是谢谢你，让我们因着这样认识你更多，也依靠你更多。主啊，我们为着他们教会从这个难处中走出一条路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谢谢你，求主让我们走在前面一步的，能够更多地领受你的恩膏，

以至能够成为众教会的祝福。特别求你赐福给罗牧师。我们看到华夏教会他们因着你自己里面的爱，他们彼此连接在一起。他们一同在主面前领受的共同的在爱里面的约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和祝福。谢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卧恩姐妹：谢谢罗牧师，那我就是想肯定的一件事，感谢主，你们没有从这个华夏出来。我想你是真正进入三源合流。因为最后一支就是圣徒相爱，借着十字架，伏在圣灵的管制下面。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一个见证。所以尽管你今天看到教会好像在一个困惑当中。但是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昨天我非常阿门汪浩弟兄讲的一句话，就是“根是出于干地”。所以十字架的路也不是那么感觉恩膏的。十字架的路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把我们带入死地。所以我非常地感恩，我真正觉得你们真的进入三源合流的时机。谢谢。

郭昶弟兄：就是非常感恩听到两位牧师。我认为刚才张志刚牧师讲的遮盖，非常的重要性。安提阿的系统就是首先是教领袖团队。在实际的情况下，你们都在进入三源合流的尝试。安提阿系统就教整个团队怎么看。保罗啊，历代圣徒，他们怎么是用基督和使徒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换一个眼光，把我们自己的牧养转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神的心意在这个时代是要成全三源合流，那你说你面对艰难的时候，它其实是不是面对一件事情，是面对全方位的一个文化，全方位的一个制度，全方位的一个人心，对神各方面的真理的反应。但是这个怎么样能够胜过了？那安提阿就教我们，它说，使徒信徒们当年怎么做的，每一代都该怎么做的。它是借着神自己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来改变这个。如果不是，我们就当在某一个点一生忍耐。但是如果是的话，就是借着上帝的异象到那时候的时候，形成使徒性，或者领袖性的团队。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讲的神学是一个方面，就是神国是一个政权。当一个时代改变的时候，是上帝的政权的更新的变化。无论从每一个时代的运动，包括宗教改革，它是一个整个转移，才可能成就另外一个文化，或者另外一个心。我把文化就叫作群体的心，文化就是看不见，但像一个人心一样，它是一个群体的心，教会整个群体的心。所以只有等到整个改变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才会改变。但是在每一个区域的时候，就像卧绿讲的，其实它是有很多的艰难。我们在里面学顺服，学十字架。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爆炸性的时候，就是说要整个改变这个风气的时候到了，至少那个开始的时候到了，也是为了国内许许多多的教会。你看，我们讲的是在已有传统里面的挣扎。我就问大家一句话：那个没有那个传统，新生的，下一代的，是不是还要受我们这一代的同样的苦呢？他们有他们的苦，他们干吗要受我们这一代的苦呢？所以我们这一代有责任要为他们开路，开破原来的僵局。这个不是要毁坏神任何的工作，就是不该有的，不合理的，不合真理的那个，既然我们这一代已尝了那么多的苦，我为什么要留到下一代呢？所以这个就对我们这一代人，不但有解决自己问题的责任，还要为下一代开辟那条路的。到下一代，至少我们说，十年以后，这种分割的文化应该让他们觉得不正常的，而不是我们

现在还在说，我们是个异类。按圣经讲，我们不是异类；按真理讲，合流不是异类，不合流才是异类，才是不符合真理，只是现状。现状不是真理，现实不是真理，是不是这样？

段自成弟兄：就郭昶弟兄刚才所提的，其实也是我心里面想说的。我觉得个人在这次会上所学到的不仅仅是关于三源合流的异象，不仅仅是一个梦想，不仅仅是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学到最多的是諸位的挣扎、痛苦，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有一个盼望：我们不能在未来几年的会议上有一个集体的案例分析。大家把难处提出来，我们也探讨一些解决的办法。这个东西发表了，希望传统的教会看到他们的做法有哪些欠缺：在不知不觉中，在维护传统的理念下，其实给神的工作造成一种他们不知道的拦阻和伤害。有一个案例的集结会成为许多正在挣扎的牧长的答案。就如刚才郭昶弟兄所提的，这些传统教会所做的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否透过一种案例集结，可以让大家看到问题所在？

谈妮姐妹：刚才郭弟兄讲到那个传统的问题。其实我九十年代时候对农村家庭教会有些接触。他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团队，不太跟外面随便接触的。那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特色。第一，他们非常重视读圣经。圣经滚瓜烂熟，一直讲神的话语。第二，他们有很多神迹奇事的经验。因为对北美来讲很激动。他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觉得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不会特别强调这个东西，但是重要的还是神的话。然后当然他们的生活品格，为主的摆上都有。所以我在想这个三源合流其实是正常的基督徒一个样式。同时又是我做编辑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到我们很多的所谓福音派的长辈们，他们都有神迹奇事的经验，包括林道亮院长他是赶鬼的。但是也是一个很受尊敬的学者。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传统，我觉得这不见得是传统，只是我们短短的几十年，我们有的一些可能误导，或怎么样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一点回应。

彭加荣弟兄：谢谢罗牧师在牧会方面的分享。我自己也在这个路上面思考了很久。我十六岁时就感觉灵恩跟福音派不该分，圣经跟圣灵不该分。我找到了神学出路是从加尔文，乔纳森·爱德华兹，托马斯·沃森，约翰·欧文这些人的属灵经验里面，也就是传统中认为改革宗保守的那些人，比如乔纳森·爱德华兹他在散步时突然会感到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忧伤这一种的过程里面。我提出来让弟兄姐妹们知道。你们的福音派和改革宗经验有缺陷。在你的经历中缺少点东西。这是你们前辈巨人有的经验，你们没有。你们只拿到他们的神学，没有拿到他们的经验，因为生命的传承你们没有拿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弟兄姐妹，我也觉得他们也在听，但是我还是感受到那个落差。在推神学也好，在推任何事情也好。我今天早上跟张牧师也说，牧会六年，其实背上都是刀疤。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就是进入另一个灵命进深。我从托马斯·沃森对我们鼓励里面看到，就成了另一个内在生命的学习过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痛苦流泪的过程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鞭伤。他的伤心为我这个愚蠢的罪人而有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受到医治。所以我对自己的期望也是尽量保持赤子之心。我自己也有忧郁症，我还在吃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神给我刺，也给我恩赐。我也有医治。祷告时候也看到异象，比如有人来到教会，我

就觉得这个人不太对，跟别人讲人家也听不懂这种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是一个互相鼓励。当一群孤独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我不孤单；你也不孤单，就是一个彼此鼓励。很高兴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彼此代祷。

蔡国文弟兄：给罗牧师一个鼓励。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盼望华人牧者团契里面没有孤单的牧者，阿门？我们要彼此的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走过风风雨雨。感谢主。